

【发郊】冉桂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533513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533513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, Major Character Death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姬屋藏郊/发郊
Character:	姬发/殷郊 - Character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10-03 Words: 2,083 Chapters: 1/1

【发郊】冉桂

by [Vasilisa_1118](#)

Summary

“他不想让殷郊死，却又想让殷郊下辈子是江河湖海、是风、是桂花，水流翻涌着亲吻他，风呼啸着拥抱他，桂花只需要倚在枝丫上，看着月亮。而不是殷郊，用断首给他开出最后一束花的殷郊。”

姬发出了城门，他看见血将那片桂色染得更为苍白，他骑在雪龙驹背上，死命地握住缰绳，江水滚滚，袭得他苟延残喘。”

Notes

【姬屋藏郊中秋168h:桂魄映岐】
十九 戌初
大人们食用愉快

戌初时分，殷郊与姜氏在护城河近处抚琴。水流涔涔，母亲予他明月，他垂首谛听。

“今夜阴云蔽月，甚是可惜。”姜氏停了琴声，道。

“不会，不可惜的。”殷郊抬眸，“我最爱听母亲抚琴，母亲在侧怎么会可惜呢。”

姜氏又低下头去。她的发髻有些乱，碎发从脑后流落下来，垂在额前；殷郊的视线落在河岸处的桂树上。风裹挟着琴弦颤动，悄无声息地摘下一枚花瓣，又被水流揉碎了卷进浪里，他将手边的桂花酒饮尽。琴声和水流声停了一瞬，姜氏静待二者合流，再续上。

云拨开一瞬，稀薄的月光映在河面上。最后一缕光线再被掩上时，姜氏也不再拨弦。

“怕是要下雨了。”姜氏放下手拢拢袖口，“同我坐到戌正一刻再回去罢。”

母亲叮嘱他要多添两件衣服，被褥也要换厚的。秋冬长着，别侥幸逞强，着了凉。

殷郊一一应下，从下人手里取过薄氅披在她身上。

这件薄氅姜氏不常穿。是数年前她出嫁时家人所赠。蓝色厚重，要叫内衬里印锈的蟠螭把商汤的白衣吃了去，殷郊却喜欢看她穿。

朝歌没有海。姜氏时常盯着不及东鲁分毫的水面出神，试图在里面找到一抹属于家乡的靛蓝。世上所有的水在海面前都是死的，死水不会蓝。

桂树落下一瓣叶，在火烛里翻涌着折了。

姬发在骑射场又射出一发箭，落在靶心。他眯了眯眼，把淋到眼睑上的雨水甩掉。他又连续放出几发，待到雨点为地面上一层深色的地毯才放下弓，仰头时被水滴像箭矢一样钉进瞳仁里，正中靶心。

他身上衣物尽数湿了，匆匆换了外衣便披上甲冑轮值去。

雨愈发大，在水潭里走走停停。他想到殷郊、殷寿、苏全孝。死在雪地里的苏全孝；死在大殿上的帝乙和殷启，成为天下共主的殷寿。然后千里之外西岐的麦香弯弯绕绕穿过了雨来找到他，于是他轻声哼起西岐的童谣。

他边哼边想殷郊现在是否在寝宫，雨夜易梦，他睡得好不好。

江水席卷了他。殷郊的脚踏不到地面，视线被雨水裹上一层黑纱。虚幻却真实的水灌进他喉头，尖针一般刺进骨髓里，黄沙钻了空隙，沉在肺里，卡住了生路。凉意像藤蔓顺着脊背蜿蜒上来，茎刺徐徐冒了芽，冷得他生疼。他睁开眼，姬发带着未干的雨水走进来扼断了愈发繁盛的藤条。

“殿下。”他道。

殷郊看着他腰间的鱼符愣神一瞬，低低应了一声。

殷郊让他去沐浴更衣，姬发刚卸下甲冑，铁锈味在雨中愈显潮湿，秋雨如此绵长。子初二刻，他坐起来松开手上攥紧的衣料，眉头却蹙得紧张。

祭月节刚过，往年帝乙在位时是交由殷启操办，不过短短数月王位便易了主，殿上殷启弑父场面仍历历在目。八月十五今年由殷寿操持，祭祀之时站在殷寿身后，父亲看不到他，便心不在焉。放肆地去看姬发，又瞥向那轮月。这一年的月亮倒格外圆，也格外远。

“祭月节剩下的桂花酒和太师饼还没吃完，”他向屏风后的姬发道。“你拿些去吃吧。”姬发在那边拍起水声回应他。

殷郊又睡下，耳生的音律入他梦来。再醒时雨停了，屋檐淅淅沥沥滴水，像鼓声。姬发靠在榻边，嘴里还哼着什么，手掌轻轻拢住他的食指，二人半干的头发绞在一起。“姬发。”他问，“几时了？”

“子时三刻，”姬发顿了顿，“殿下若是睡不着的话，雨停了，去庭院里坐会吧。”

殷郊随他去庭院，姬发秉退下人，点灯在琴桌一侧，求殷郊抚琴予他。

“你确定要听？我琴艺生疏许多。”

姬发颌首。

月色稀碎，将桂树染得苍白。殷郊久日握剑，琴声倒是更苍白了。一枚花瓣落在姬发肩头沉沉睡去，虔诚地求得片刻安宁。

“实在是不堪入耳，”殷郊有些烦躁，“你来吧。”

姬发本是不会弹琴的，只是殷郊闲暇时同他提过，二人琢磨着便通了。他轻车熟路，抬手轻触丝弦，在颤粟的余韵里发出一声弦鸣，他笑道，的确比殷郊弹的悦耳许多。

他继续弹下去，上一根弦的余音还未散去又不疾不徐去拨下一根。殷郊倒先不耐烦了，催促他。快些吧，快些。他下了点力度弹快些，琴弦蹙足地回应他。

“如何？”姬发忙不迭问道。

风把火熄了去。殷郊寒颤，又愣神几番，才沉声应了他。

“殿下要我再弹快些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姬发得了应允，才放开了力道。弦鸣声不绝如缕，吟唱缱绻苦短，又随他攀上顶峰。姬发最后一次拨动琴弦，短暂嗡鸣后，殷郊长舒了口气。

姬发将他揽在怀中。他道，姬发。

姬发低声应他，替他把外袍披上。

姬发、姬发。

他逐字应道。哎、哎。在呢殿下。

我如何保得住大商？殷郊问他。

姬发肩头的桂花不知何时落了。求得片刻，求不得长久。

殷郊躺在姬发腿上，直到灯油燃尽了，再也没有水拍打屋檐和地面，他才起身。

姬发垂着头睡熟了，殷郊心说难为他累着脖子，扶着他脑袋起来，仔细端详一阵。怎么蹙眉呢，殷郊抚平去，又轻轻吻了他。

姬发在梦里见到一只雀儿，往日他觉得桂树便是离月亮最近的，那样挂在树枝上，定是能同月亮呓语的。但此刻那只雀儿比桂树更近，在月下扑扇羽翼，云霞是它的披风。

殷郊吻他的时候他就醒了，被殷郊牵着手走向寝殿里，他去亲殷郊的喉结，殷郊抿着嘴，像是在笑。

我刚刚梦到一只鸟。他说。他把殷郊的手拉起来，又说，你这双手本是该抚琴的。

鸟在他醒的前一刻不再飞了，它被如雨倾泄的夜幕折了翅膀。

殷郊也不再抚琴。

殷郊捅破窗子直直地跌下去，被姜氏的死正式拉向无垠的平原。姬发看不真切，饶是他不会料到梦成了真，折翼的是殷郊。

“我母亲死了。”

殷郊出逃后，姬发去找他。他那样说。

他眼睑深深垂下去，快要低到地上。姬发的碎发也垂下去，垂在他眼睑上。月亮不亮了。

折羽的鸟儿活不长。姜氏身死，他在鹿台上折了一边；在宗庙双双殒了后，午门问斩是他最后一口气。秋雨绵长，从什么时候起便不再停了。

他听见他说，殷寿，我死也不放过你。

殷郊的头被斩下来，鲜血从断颈处涌出来，火似地，水似地。姬发离他很远，可他的血还是溅到姬发身上，或说是像雨一般落下来、砸下来，在所有人身上开出一朵绮丽的花，无人幸免。

他不想让殷郊死，却又想让殷郊下辈子是江河湖海、是风、是桂花，水流翻涌着亲吻他，风呼啸着拥抱他，桂花只需要倚在枝丫上，看着月亮。而不是殷郊，用断首给他开出最后一束花的殷郊。

姬发出了城门，他看见血将那片桂色染得更为苍白，他骑在雪龙驹背上，死命地握住缰绳，江水滚滚，袭得他苟延残喘。

END.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